

在历史的长河中

-勇闯秘鲁 15 天

第三节

被遗忘的部落 - 圣湖滴滴嘎嘎



5/1/13

经历了4天3夜的印加古道的洗礼，回到库斯科后终于舒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并重新整理了行李。一整天的“休整”不但解除了一定程度的疲劳，更让我有机会吃了当地有名的菜肴“红烧天竺鼠”（Guinea Pig）。菜名听上去有些恐怖，但味道却非常鲜美。这是印加时期用来招待贵客的佳肴，今后来秘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道好菜。

今天一早我将乘坐大巴到达下一个目的地：滴滴嘎嘎湖。之前游过的库斯科，神圣谷，印加古道和马丘比丘记载了众多印加中后期间的事迹。但是滴滴嘎嘎湖以及其附近古迹却让我们了解印加前至印加中期的历史。从库斯科到滴滴嘎嘎湖附近的普诺市需要10个小时左右，途中巴士会在几个经典的景点停留并让我们参观拍照。

印加前期建筑 Wiracocha 神庙：

神庙位于Raqchi小镇内。它是印加古人为祭拜他们的万能之神 Wiracocha而建造的。神庙基座长92米，宽25米，中间的分隔墙高12米。从隔墙的造型可以发现它和前些日子参观的印加建筑有着明显的区别。神庙中只有墙基是采用典型的印加式石墙构造，墙基以上的都是以土坯筑成。由于没有确切的文字参考，我们无法确定庙宇建成的确切日期。但是因为古建筑结合了印加时期和印加时期前的特点，所以历史学家推断它是印加早期的文物。



古庙在16世纪被西班牙人毁灭。如今我们下图看到的只有古庙中的中央分隔墙了。不过还是一句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历经了多个世纪的天灾人祸，这百经沧桑的石造土墙至今仍屹立不倒。大家再看看西班牙人的建筑，它们的外形虽然华丽，但却都是豆腐渣工程。在大地震的考验下，它们均没逃过倒塌的厄运。

Sicuaní 小镇：

草泥马或羊驼，它们的英文翻译是“Llama”。这名字的起源有些搞笑。当时的西班牙人从没见过此类动物，他们曾问当地的印加古人它叫啥名字：“Como se llama?” 印加人没听明白就跟着问了一句：“Llama?” 于是Llama 就成了羊驼们的英文名字。

今天午休散步时我有幸接触了一匹黑色草泥马。据说黑色草泥马是草泥马中的少有品种。

物以稀为贵，在印加时期，黑色草泥马代表着正义和纯洁。在重大的印加宗教仪式中，只有黑色草泥马才有资格成为祭品。面对如此神物，我不由自主地伸手摸了摸它稀有的黑毛。“呸！”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这神圣之物就突然回头并吐了我一脸口水。它好像是看不起我们这些肮脏的俗人。好吧，大哥，不碰你了。但是难得见你一面，请给个面子让我和你拍照留念吧。



La Raya

我整个秘鲁旅行中海拔最高的地点。La Raya 山口海拔4335米（14,222英尺）。这海拔让我想起了在美国登山时常听说的“The Fourteenth”。那是指任何在美国本土（不包括阿拉斯加）超过14,000英尺的高峰。几天前我拼死拼活地爬上亡妇人山崖并得知山口的海拔离14,000仅差200英尺，当时还真的感到有些遗憾。今天倒好，我舒舒服服地坐在车上，居然在不经意中第一次站在了海拔超过14000英尺的高原上。虽说开车从午餐地到La Raya 山口只需半小时左右，其海拔也只起上升了800米，但是一下车我就打了一个寒颤。比起午餐地点，La Raya不仅氧气更稀薄，温度骤然下降，周围的绿色也明显减少。4000米，它好像是植物长期生存的禁区线。从午餐时的草原到眼前山口的荒原，简直判落两个“世界”。在上车前我没忘记在这4335米海拔的路标前乱蹦乱跳了一阵。一来坐了一天车，我正好有力气撒在这4300米的荒原。二来这样证明我已成功克服了4000米左右的高原反应。



普诺市 (Puno)

到达普诺市时已是傍晚。普诺市是靠滴滴嘎嘎湖边的一座港口城市。其海拔约3800米。比起库斯科，普诺市显得有些凌乱。不过市中心广场的大教堂还是吸引了喜欢照相的我。



5/2/13-5/3/13

滴滴嘎嘎湖位于海拔3850米（12500英尺）。它不仅是世界海拔最高的运行湖，也是印加文明的发源地。印加王朝的开国君王曼科·卡帕克就出生于滴滴嘎嘎湖的某个部落。滴滴嘎嘎，用英语或当地语言就翻译就是Titicaca。Titi的意思是彪马（美洲狮），Caca的意思是石头。至于这两个词联合起来就是彪马的石头。听起来有些不顺耳吧？但是如果我们如站在高空观察滴滴嘎嘎湖，那就不难发现它的形状真的就像一匹印在石头上的彪马。（下图）。作为当地的圣湖，我们就从那去了解那些被遗忘的安第斯部落吧。



乌鲁斯浮岛 (Uros the Floating Island)

起航后的第一个景点就是乌鲁斯浮岛区。浮岛上居住着拥有古老历史的乌鲁斯部落后代。浮岛区离普诺市港口约两英里左右。整个区域有大概有一百多个漂浮在湖面上的小岛屿。每个岛屿上居住着5-10户家庭。这人工岛是用啥方法制成的呢？原来滴滴嘎嘎湖内有着

一种叫Totora的芦苇。芦苇的根基被埋在厚厚的泥土内。每到当地的雨季，芦苇会和它的泥土根基一起浮出水面。当地人把那些浮出水面的芦苇泥土绑一起，然后再铺上一层厚厚的芦苇草，这样浮岛就完成了。因为没有了根基，那些被铺上的草过一阵子就会腐烂。所以每三个月就须跟换新的芦苇草（左下图）。最后当地人在岛四周抛下重重的锚来固定浮岛。这些“地基步序”都完成后，居民们只要将草房建在岛上就可以开始他们的生活了。如果生活中发生邻里不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锯开被绑在一起的芦苇土，然后大家各奔东西，不再有任何瓜葛。



这些小岛建于公元1400年左右，也是印加帝国的鼎盛时期。最初乌鲁斯人建造小岛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无拘无束的生活，而是为了逃避印加帝国的侵略。乌鲁斯人没有实力与强大的印加帝国作战，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们放弃了岸边的家乡，建造了这些小岛以便每次在印加军队发动攻击前能够迅速撤离。如此奇妙的游击战略使得强大的印加军队也无法对每个小岛各个击破。



如此岛岛相连的生活虽然安闲自得，不过一旦发生严重火灾，那会不会演变成赤壁之战的场面呢？水火无情，火灾的确是岛上的一大隐患。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岛上的科技也得以改进。十年前，岛上没有任何电源。而如今，岛上居民们学会了利用太阳能来开发电源。这方法不但减少了意外发生的可能性，也提高了岛上居民的生活品质。然而这些改进并不能满足岛上所有的居民们。目前岛上的居住人口正在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选择离开自己成长的家乡，到达附近的城镇并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乌鲁斯浮岛上就不会有人居住，这些岛屿会完全转变成旅游胜地。

阿曼地岛 (Amantani Island)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贞观之治般的盛世景象好像只在连续剧里才能看到。但是，阿曼地岛却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识了那种室外桃园般的生活（图下）。在这四千多人居住的岛屿上，没有任何治安和巡警，但岛上的阿曼地居民却能自力更生，和睦相处。他们至今还是遵守着安第斯文明的三大戒律：不偷盗，不说谎，不懒惰（Don't steal; Don't lie; Don't be Lazy）。比起如今的长篇律法，这老掉牙的戒律虽然有些好笑。但在目前的物质生活中，如果每人都能做到这三条，那是不是会减少很多世界上没必要的纷争？



阿曼地岛上有两座山峰。当地人把它们分别称为“大地之父”和“大地之母”（Pachatata and Pachamama）。傍晚我们登上了“大地之父”峰并欣赏滴滴嘎嘎湖的日落。比起几天前走过的印加古道，今天的上山之路比较容易。但是介于身处4000米的海拔高度，我还是不敢放快脚步。山顶的庙宇就是阿曼地人用来祭拜大地之父而建造的。当地人相信只要围着庙宇走上三圈并许下心愿，大地之父就会保佑他们达成愿望。的确，对于古人来讲，高山只能在敬拜神灵时方可攀登。可是如今，登山却成了我们上天入地，挑战体力极限，甚至像亲戚朋友炫耀的工具。真不知如果山中真有神灵，他会对此有何看法？



今晚就入住在当地土人家中。比起普诺市的旅馆，土人家中没有电器，上网或洗澡的设备，就连晚上如厕都要披上大衣出门。不过如此宿舍总比印加古道的露营强，至少还有舒适的床垫和挡风的围墙。吃完饭刚躺下眯上一会儿，一阵敲门声把我吵醒了。“这么早就想睡了？想去跳舞吗？”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导游已把一套当地单身男子舞装塞到了我的手里。要说跳舞，平时我对这不感兴趣，但如今既然得到当地土人的热情邀请，要是不去岂不显得我没有气度？舞会上一开始那悠闲的音乐使大家围成一圈，手牵着手一起慢步。但是千万不要错以为安第斯音乐就是这样慢节奏的，这只是暖身活动。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音乐节奏就突然加快。两位牵着我手的女士把我一拉一推，就这样我跟着大伙跑了起来。在高原待了近两个星期，虽然我已基本适应了稀薄的空气，但是论体力却比当地土人相差甚远。几分钟跑下来，我大汗淋漓并倒在一旁的椅子上呼呼喘气。（下图）



虽然被喘得够呛，但还是感到好过瘾。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还能自由歌舞，这是我以前连做梦都不曾想到的。“每逢佳节，当地人就会来此聚会。有时舞会会持续几天几夜。这也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导游趁机向我介绍了阿曼地部落的古老习俗。的确，不富有并不代表生活不快乐。快乐与否取决于我们心中的欲望。想要快乐，我们何不先学会放下？

塔奎利 (Taquile) 岛

迎着清晨的阳光，我们告别了阿曼地岛的土族人，并向滴滴嘎嘎湖上另一个有名的岛屿：塔奎利 (Taquile) 岛出发。不像乌鲁斯浮岛区和阿曼地岛，塔奎利岛曾经被印加帝国攻占。可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久印加帝国也败在了西班牙人的手中，这岛屿自然成了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我们一路从岸边缓缓上坡走到岛屿山顶的广场上。途中发现虽然在几百年西班牙人的统治下，岛上居民都信奉了天主教，但是他们还是保留了很多自己的传统。比如男人们要学会编织自己的衣服，而女人们也要学会种菜耕地。只有已婚男子才可佩戴自己妻子编织的彩色腰带，而未婚男子只能佩戴白色腰带（表示纯洁？）。由于男女都会编制，塔奎利岛是

秘鲁数一数二的手工艺出产地。只是产品价格说一不二，不像其它城市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出自唐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描写了秋雨过后的江湖美景。如今秘鲁高原的雨季刚过，站在塔奎利岛的高处正好可以遥望那充溢的湖水。飘浮在湖面远处的层层白云好像触手可及，湖面似乎已和天空合为一体。望着如此高原奇景，令人心旷神怡。我真的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走到了天涯海角。“传说地球上有一扇通往另一世界的大门。其中一扇门就在塔奎利岛附近。只不过，你一旦穿过那扇大门就回不来了。”导游的故事为滴滴嘎嘎湖更增添了一份神奇的色彩。



午饭过后，我们就搭上油轮返航普诺市。两日的滴滴嘎嘎湖之行就在这不知不觉中结束了。两天来所经之处风和日丽，岛上的生活也祥和安宁。其实真的还想多住几天，不要这么快就离开。此行唯一遗憾就是没能去到湖的另一半，现属玻利维亚。虽然以前都是印加帝国，但如今确是两个国家。即使有美国护照，去玻利维亚也必须获得签证。加上来秘鲁前担心自己体力不够，就没有把玻利维亚计划在这次旅行的目的地中。如今想想好像有些后悔。但是南美洲值得欣赏的美景多不胜数，这次见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今后如去玻利维亚旅行，还是有机会再次造访这美丽的滴滴嘎嘎湖。

尾声

5/4/13

利马，秘鲁的首都。踏下飞机的那一刻，我好像终于回到了现代社会。高昂耸立的大厦，宽敞的立交公路，人来人往的百货商场，一切原本是那么的熟悉。可是，经历了这两星期的高原古城生活后，这些世外之物又变得格外的陌生。



面对着日落时刻的太平洋，我一边欣赏一边享用了当地著名的海鲜面。随着黑夜的降临，这次秘鲁旅行也是时候划上句号了。虽然我有些舍不得离开，但是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所有的团聚和快乐都有结束的一刻。如果我有更多时间，我一定会留在秘鲁并继续游览当地的山山水水，探索当地的古迹文明，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不过，一切只能等下一次了。秘鲁，安第斯山脉，有机会我还会回来的。

